

老龄问题研究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王 萍 李树茁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 2001 年、2003 年和 2006 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考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为了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可被轻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关键词】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纵向数据;农村老年人

【作者简介】王萍,管理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陕西 西安:710054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Dynamic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Elderly

Wang Ping Li Shuzhuo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3-wave survey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conducted in 2001, 2003 and 2006 by the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employing individual growth models with the nested-structure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ynamic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receiv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receiving and providing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with household chores from and to adult children, and stronger emotional cohesion with children can increase the trend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fluence on life satisfaction, receiving financial support could substitute for receiv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with household chores from the adult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benefit reinforcing effects derived from the main effect models ar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Life Satisfaction, Longitudinal Data, Rural Elderly

Authors: Wang Ping is Ph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Shuzhuo is Professor,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54. Email: wangping@xust.edu.cn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BRK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09YJA840032)、长江学者创新团队(IRT0855)、陕西省软科学(2010KRM49-02)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2010JK180)项目的部分成果。

1 研究背景

传统代际关系表现为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种支持被称为家庭养老。在中国农村地区,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基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唯一提供者。然而,随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养老功能正经历着重大改变。目前,中国老年人的独居可能性大于以前任何时期(Zeng Yi 1996)。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家庭代际支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阻碍了代际交换,最终导致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降低。目前,有关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逐渐被关注,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相关跟踪调查及因果统计分析的系统研究尚匮乏。因此,本研究旨在展开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并探索其影响机制。

2 研究设计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主观满意程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目前测量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状况主观感受到的心理健康状况(Well-being)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曾毅、顾大男, 2004)。

心理健康的发展曲线受到自身内在因素和外来支持的双重影响(许崇涛, 1997)。对农村老年人而言,外来支持依赖于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在中国家庭支持体系中,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双向的代际支持,而且,在儒家孝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成年子女在法律上以及道德舆论上都要赡养老年父母;同样,老年人也对其后代提供重要的支持。在孝习俗更为强烈、家庭支持体系更为传统的中国农村,代际间的经济、情感和器械的转移对老年人尤为重要,但是并非所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都是受益的。本文将探索各项代际支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动态影响,因此,必须科学地剥离掉生活满意度受个体内因素的影响。

首先,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益处的研究结果是模棱两可的。

一方面,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旨在满足老年人健康和经济的需求,使老年人意识到对生活失去控制,对外界依赖性增强,因此这两种支持未必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正面作用(Dean et al., 1989)。Krause Liang和 Gu(1998)对中国武汉的研究发现从非正式资源获得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有害的,这或许是因为稀有资源的再次分配在支持关系中引起紧张,其中可能存在着实际的经济支持削弱了情感支持。但是,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认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满足了老年人因健康和经济状况产生的需求,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Cong & Silverstein, 2008; 张文娟、李树苗, 2005)。本文推理,由于农村缺乏正式的养老体系,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赖以生存的生活保障,因此这项支持能够提升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另一方面,涉及到老年人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很少,且有限的相关截面研究结果并不一致。Cong和 Silverstein(2008)发现代际间互惠的经济交换有益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是因为老年人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能够通过加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公平感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由此,本文推测这项支持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 Chen和 Silverstein(2000)却认为在中国农村由于长辈很大程度上已将绝大多数的房屋和土地财产移交给已婚的儿子,所以当他们的年迈时已无有价值的这类资源,若再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造成过度索取而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不利于其健康和福利。由此,本文推测这项支持又能够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那么,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动态影响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察。

其次,代际间双向的日常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

一方面,子女给老年人提供的日常照料,甚至过度的日常照料会导致老年人依赖或过度依赖子女,并可能丧失代际间的互惠能力(Chen and Silverstein, 2000),长久会使老年人丧失对生活的掌控感,并可能降低生活满意度;然而,子女提供的支持未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及子女未能提供老年人所需的支持也都会导致老年人的无助感、失望感并使代际关系紧张,从而恶化其心理健康(Krause et al., 2001),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本文推测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体现了对老年父母的孝养,符合孝道家庭养老的传统文化,使老年人感到欣慰、认可存在的价值,对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然而,日常照料所包含家务帮助和起居帮助对生活满意度能够产生不同影响。例如,中国农村老年人通常总是独立劳作和生活直至不能自理才会改变生活方式。当老年人因不能自理而接受子女提供的起居帮助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紧张,从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将探究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子女给老年父母提供的日常照料,更具体到家务帮助和起居帮助,分别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怎样的动态影响。然而,截止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尚为空白。

另一方面,老年人给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对其心理福利的研究结果是不同的。对中国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给予子女较多的日常照料会恶化他们的健康状况(Liu et al., 1995),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然而,持相反观点的研究指出给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权威感和互惠能力,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Lee, 1988),从而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Cong和Silverstein(2008)也指出中国农村隔代家庭中的老年人因照料外出务工子女留下的未成年孙子女而获得更多的汇款,以及这样的“时间换金钱”代际交换促进了代际间更亲密的情感交流,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进而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推理农村老年人给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包含照料孙子女)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是因为这种帮助肯定了老年人的价值,体现了他们为家庭的“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也稳定自身养老资本。但是,老年父母提供起居帮助多指他们更多独立照料幼小的留守孙子女,即祖父母又重新承担父母的角色并承担沉重的心理负担,因此不利于其生活满意度的良好发展。

再次,研究表明情感支持比器械支持和经济支持更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该支持不仅肯定了老年人的存在价值(Heller et al., 1991),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的、能满足未来需求的实际支持资源。对未来支持资源的感知可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缓解经济紧张和身体健康带来的精神压力,鼓励其积极面对生活,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获得自我成就感,减轻对周围成员的压力(Krause, 1997),从而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过度的情感支持则不能够达到积极的效果(Krause, 1995)。本文推理对社会支持网络简单的农村老年人来讲,长期与子女关系融洽有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良好发展。

最后,老年人自身个体内(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识字、居住安排以及子女数等也能够影响其生活满意度(项曼君等, 1995)。

综上,本文结合农村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1)转型时期,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代际支持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如何?(2)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动态影响如何?(3)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动态影响的根源及其影响机制如何?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年4月、2003年11月和2006年12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调查对象是该市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采用分层多级的系统抽样。数据2001年基期调查获得完整有效问卷

1698份。2003年和2006年的跟踪调查排除死亡、迁移和失踪的老年人分别获得有效问卷1391份和1067份。本文据研究目的排除无子女以及有拒答或回答不出来问题的样本分别得到三期有效样本1634份、1290份和1016份用于分析^①。

3.2 变量设计和测量

3.2.1 因变量

研究中的因变量是随时间变化的三期跟踪调查的生活满意度的分值。调查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量表中7个问题如下:(1)和大多数人相比,您的生活比他们好吗?(2)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3)您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吗?(4)这几年是您这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吗?(5)您觉得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枯燥吗?(6)您觉得自己老了,日子过的很累吗?(7)您觉得自己的一生大部分是符合自己的愿望吗?答案采取“是”/“不是”二级测量标准。将各问题得分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量表取值范围为7~14,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好。量表Alpha信度系数为0.79,表明样本量表稳定性较高。

3.2.2 自变量

自变量是三期随时间变化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及情感支持)。本文采用代际间的双向交换,并视其为动态指标。每期对代际支持的测量基本一致(张文娟、李树苗,2005),特别之处是本文将日常照料的构成“家务帮助”和“起居帮助”分别考察。

3.2.3 控制变量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受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1)个体特征:1)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设置为三期动态的时间变量,婚姻状况划分为在婚和不在婚。2)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状况、职业和收入,按分类变量划分为:受教育状况包括上过学或未上过学,职业包括是否从事农业或家务劳动,收入指是否有独立经济收入。3)健康状况包括慢性疾病数和认知功能。慢性疾病数共12种,认知功能的调查采用6个项目来测量,该量表的信度系数Alpha为0.76。(2)家庭特征:1)子女可得性指子女总数和劳动力外流变量。劳动力外流变量指至少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居住在本村、儿子或女儿是否外出(打工)。2)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划分为独居、与配偶同住、与成年子女或其配偶同住(包括孙子女)、以及仅与孙子女同住。本文将相关家庭特征变量设置为三期动态变量;其它控制变量在基期调查时已基本决定,因此将其设置为基期静态变量。

3.3 方法

本文利用具有嵌套结构特征的纵向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该模型可考察生活满意度的个体内发展趋势和发展趋势上的个体间差异。

层1模型:

$$Y = P0 + P1^* (\text{年龄}_{-60}) + P2^* (\text{老人获得经济支持}) + P3^* (\text{老人提供经济支持}) + P4^* (\text{情感支持}) + P5^* (\text{老人获得家务帮助}) + P6^* (\text{老人提供家务帮助}) + P7^* (\text{老人获得起居帮助}) + P8^* (\text{老人提供起居帮助}) + P9^* (\text{本村至少居住一个儿子}) + P10^* (\text{本村至少居住一个女儿}) + P11^* (\text{有儿子外出}) + P12^* (\text{有女儿外出}) + P13^* (\text{居住安排}) + E$$

层2模型:

$$P0 = B00 + B01^* (\text{性别}) + B02^* (\text{婚姻状况}) + B03^* (\text{教育程度}) + B04^* (\text{职业}) + B05^*$$

^① 数据来源详见:张文娟,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60~68;王萍,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的系统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8:49~51。

(有独立收入) + B06* (子女总数) + B07* (慢性疾病) + B08* (认知功能) + R0

$$P1 = B10 + B11^* (\text{性别}) + B12^* (\text{婚姻状况}) + B13^* (\text{教育程度}) + B14^* (\text{职业}) + B15^*$$

(有独立收入) + B16* (子女总数) + B17* (慢性疾病数) + B18* (认知功能) + R1

$$P2 = B20$$

$$P3 = B30$$

$$P4 = B40$$

$$P5 = B50$$

$$P6 = B60$$

$$P7 = B70$$

$$P8 = B80$$

$$P9 = B90$$

$$P10 = B100$$

$$P11 = B110$$

$$P12 = B120$$

$$P13 = B130$$

在此模型中因变量 Y 是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是一个连续变量。层一模型中的年龄设置为时间变量^①。截距 B0 是生活满意度的基期初始状态, 斜率 B1 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观测期内的变化率。本文构建的层 2 模型加入了基期控制变量, 用于解释层 1 模型中截距和斜率的个体差异。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考察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变化率的影响在不同个体 (老年人) 间的显著差异, 而不考察造成代际支持变化的因素。本文应用专业多层线性模型软件包 HLM 6.02 进行个体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

4 结果与讨论

4.1 基本描述信息

基本描绘信息显示, 调查期间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均呈递增趋势, 而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数额远超过提供的数额, 且经济流以由子女流向老年人 (自下而上) 的流向为主; 老年人提供的起居帮助呈递增趋势; 第三期调查和基期调查相比, 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的增加量大于获得家务帮助的减少量, 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比获得家务帮助的总量有递增的趋势; 情感支持在三期调查期间数值较稳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调查期间年龄趋势与近年来农村居民预期寿命相符, 男性所占比例符合老年男性预期寿命较低的规律, 在婚老年人比例呈下降趋势; 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过学, 并主要从事家务或农业; 老年人年均独立收入偏低且呈递增趋势; 其慢性疾病数不到两种, 认知功能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子女总数约为 4 个; 老年人居住安排相对稳定, 且居住在非主干家庭的比例约占 70%, 表明目前农村家庭结构的新模式已出现 (王萍、左冬梅, 2007)。

4.2 回归结果与讨论

4.2.1 回归结果

本文依据建模原则检验了针对生活满意度构建的个体增长模型, 明确了生活满意度在三期调查期间随增龄而显著下降, 下降速度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差异。表 1 是代际支持及相关因素对老年

^① 本文设置年龄为时间变量, 即基期调查时老年人的年龄减去 60, 使本文可观测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基期初始均值水平和 60 岁时均值水平, 还可考察在二期调查期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时间的线性变化率。

人生活满意度动态影响的回归模型。模型 1 至模型 3 反映了代际支持及其相关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动态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模型 4 至模型 9 考察了现实中不同家庭结构的相应情况,即考察从样本中 6 种大于 5% 可能性的不同代际支持组合对生活满意度动态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1 层 1 模型结果大体显示,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以及情感支持显著地减缓了生活满意度的下降速度;老年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起居帮助能够显著地降低生活满意度,当控制了老年人个体特征后,其显著的影响力消失;其它项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则不构成显著关系。劳动力外流变量近期有儿子外出、非独居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状况。表 2 层 2 模型截距结果显示,从事非农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的初始均值略低于对照组老年人的水平;随着基期慢性疾病数的递增,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初始均值明显递减;子女总数的递增和基期认知功能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的初始均值明显增高;其斜率结果显示:男性、有配偶显著地减缓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速度。

4.2.2 讨论

本文利用历时 6 年的跟踪数据建立的增长模型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随增龄呈显著而缓慢的下降趋势。这可能是老年人因衰老而逐渐退出社会,尤其农村老年人生活在单调、交往狭窄的圈子内,子女外出务工以及传统养老观念淡薄等,导致他们随增龄而更感孤独、不满情绪渐多;也可能因增龄常伴随着健康衰退而产生更多未被满足的需求所致。

针对表 1 的结果,本文确定“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能够更好地解释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是否面对压力情境,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总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况。社会支持具有独立作用,不一定要在应激状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在于维持个体良好的心理情绪体验,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丁宇等, 2005)。本文鉴于社会支持与健康的理论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明确本研究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下的取样,以及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平时维持个体良好情绪体验和心理状况的根本等思想,确定了该影响机制。

首先,对于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他们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代际间的情感交流显著减缓了生活满意度下降速度的结果,及其“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本文认为:

第一,农村缺乏正式的养老体系,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缺失性需求,即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是其影响机制。据该模型的观点,本文可以确定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促进其机体机能,维持其良好的心理情绪体验,从而使其持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传递着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孝敬。按照中国传统养老文化,老年人获得子女的经济赡养体现了老年人教子有方,符合“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文化以及传统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老年人的人生价值得到了肯定,在街坊邻居及亲朋好友面前感到有“面子”,其社会交换感和家长角色感得到维护,从而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第二,家族绵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使老年父母永远不忘对子孙的责任。“家族传承”和“光宗耀祖”是现实中农村老年父母权衡的重要内容,老年人会极尽所能地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老年人能够提供家务帮助表明其身体尚健康并拥有良好的交换感,他们在提供这种支持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融洽的家庭气氛。现实中,老年人照料隔代家庭中的孙子女是合情理的。他们通过照料孙子女从而提升外出子女汇款的经济能力,并对家庭经济繁荣做出贡献,也因此巩固了其家长角色感和权威地位。同时,外出子女在外“闯世界”的经历隐含着

“光宗耀祖”的成分,老年人因此间接为家族昌盛做出贡献,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又称“成长需求”(包括自尊和自我实现),巩固了社会交换感和生活掌控感。即老年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间接地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表 1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动态影响的个体增长回归模型估计值 (N=3940)

Table 1 Individual Growth Model Predicting Dynamic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N=3940)

固定效应部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截距(层 1)	8.22***	7.91***	8.31***	8.42***	8.37***	8.35***	8.31***	8.28***	8.31***
斜率(层 1)									
年龄(岁)	-0.02***	-0.01**	-0.08*	-0.09*	-0.08*	-0.08*	-0.08*	-0.08*	-0.08*
获得经济支持	0.12**	0.12**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提供经济支持	0.03	0.03	0.02	0.03	—	—	—	—	0.02
获得家务帮助	0.01*	0.01 ⁺	0.01*	—	0.01	0.01*	0.01	0.01*	—
提供家务帮助	0.01*	0.01 ⁺	0.01*	—	—	—	0.01*	0.01*	0.01*
获得起居帮助	-0.02*	-0.01*	-0.01	—	—	-0.01	—	-0.01	—
提供起居帮助	0.00	0.00	-0.01	—	—	—	—	-0.01	-0.01
情感支持	0.43***	0.43***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本村至少居住一个儿子: 是(否)		0.09	0.05	0.03	0.05	0.05	0.05	0.05	0.05
本村至少居住一个女儿: 是(否)		0.02	-0.01	-0.03	-0.01	-0.01	-0.01	-0.01	-0.01
儿子外出:有(无)		0.25**	0.21**	0.20**	0.22**	0.22**	0.21**	0.22**	0.21**
女儿外出:有(无)		-0.06	-0.10	-0.09	-0.10	-0.10	-0.10	-0.10	-0.10
居住安排:(独居)									
与配偶同住		0.19 ⁺	0.22 ⁺	0.28*	0.23 ⁺	0.23 ⁺	0.22 ⁺	0.22 ⁺	0.24*
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		0.27 ⁺	0.33**	0.45***	0.37**	0.36**	0.32**	0.32**	0.34**
仅与孙子女同住		0.27 ⁺	0.25*	0.37**	0.31*	0.31*	0.25*	0.26*	0.27*
截距(层 2—基期)									
性别:男(女)			-0.10	-0.11	-0.13	-0.13	-0.09	-0.09	-0.07
婚姻状况:在婚(不在婚)			-0.27	-0.33 ⁺	-0.27	-0.27	-0.28	-0.26	-0.28
受教育状况:上过学(否)			-0.05	-0.04	-0.04	-0.04	-0.05	-0.04	-0.06
职业:非农业(农业)			-0.47	-0.49 ⁺	-0.49 ⁺	-0.48 ⁺	-0.47 ⁺	-0.46	-0.47 ⁺
子女总数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慢性疾病数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独立经济收入:有(无)			-0.26	-0.25	-0.25	-0.24	-0.26	-0.24	-0.26
认知功能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斜率(层 2—基期)									
性别:男(女)			0.02*	0.02 ⁺	0.02*	0.02*	0.02*	0.02*	0.02*
婚姻状况:在婚(不在婚)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受教育状况:上过学(否)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职业:非农业(农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子女总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慢性疾病数			0.01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独立经济收入:有(无)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认知功能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随机效应部分									
截距	0.95085*	0.94988*	0.76771*	0.81350*	0.76121*	0.75535*	0.77475*	0.77072*	0.76834*

续表 1

固定效应部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斜率	0.00052 ⁺	0.00049 ⁺	0.00050 [*]	0.00052 [*]	0.00049 [*]	0.00051 [*]	0.00049 [*]	0.00050 [*]	0.00050 [*]
层 1 R	2.97826	2.97462	2.96154	2.96499	2.96905	2.96719	2.96188	2.96068	2.96217
Deviance	16588.75	16587.48	16491.82	16379.57	16471.66	16478.89	16476.71	16489.16	16479.21

注:年龄、代际支持、子女总数、慢性疾病数、认知功能为连续变量;其它均为分类变量,括号内为基准类型。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数据来源:2001年、2003年和2006年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及跟踪调查。

第三,代际间情感交流显著且稳定地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发展水平。对此,本文认为农村老年人获取情感慰藉的渠道单一,即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能够满足他们情感上的缺失性需求,这体现了“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融洽的代际关系是子女对父母地位的认可,父母在亲情交流中得到安慰并实现了自我价值;良好的情感支持还能使老年人感知到潜在的实际支持、增强其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提升了其角色掌控感,从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对于模型5和模型7之外的其它模型中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家务帮助显著地减缓了生活满意度下降速度的结果,本文认为,依据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文化,子女通过向老年人提供家务帮助来表达对孝敬和孝顺,使老年人感到欣慰和存在的价值,从而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然而,模型5的结果体现了农村老年人在年迈时单方面接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若再单方面接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则会令老年人感受到互惠能力的丧失而产生不公平感和负疚感,从而有损于其生活满意度的良好发展。为了剖析其根源,本文进而分别考察了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构建的全模型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两种支持均能够显著地提升生活满意度。与模型5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对获得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模型7相应的结果也体现了上述原因以及获得的经济支持对获得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

再次,老年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起居帮助能够显著地降低生活满意度,当控制了其个体特征后,其显著的影响力消失。对此本文认为,起居帮助本身的强迫性、紧迫性、以及涉及到个人隐私,因此接受这样帮助会伤害老年人的生活自立感和社会交换感,从而显著地降低了生活满意度。然而,在中国农村,子女在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提供的起居帮助是老年父母生存和身体康复的根本保障,而且,长期提供这项帮助会给子女带来沉重的负担,进而引起的代际间的摩擦,给老年人带来心理压力,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换言之,老年人的某些个体特征(如基期的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构成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变量,因此,当控制这些特征后,这项帮助的显著影响力会消失。

5 结论

本文是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研究发现:(1)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老年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子女(包括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3)代际间的情感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良好发展;(4)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对获得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

总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动态影响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作为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容忽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丁宇,肖凌,郭文斌等. 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模型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杂志, 2005; 3: 161~164
Ding Yu Xiao Ling Guo Wenbin et al. 2005. Working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in Relationship of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Health Psychology Journal 3: 161-164
- 2 王萍,左冬梅.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6: 28~38
Wang Ping and Zuo Dongmei. 2007. Longitudinal Study on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ut-migration of Young Adults. Chinese Rural Economy 6: 28-38
- 3 项曼君,吴晓光,刘向红. 北京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学报, 1995; 4: 397~399
Xiang Manjun Wu Xiaoguang and Liu Xianghong. 1995. Factors Affecting Life Satisfaction for the Elderly in Beij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 397-399
- 4 许崇涛. 社会支持、人格在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7; 5: 91~94
Xu Chongtao. 1997.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 91-94
- 5 曾毅,顾大男. 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5: 2~8
Zeng Yi and Gu Danan. 2004. International Trend of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Elderl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5: 2-8
- 6 张文娟,李树茁.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 2005; 5: 73~80
Zhang Wenjuan and Li Shuzhuo. 2005.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Children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Research 5: 73-80
- 7 Chen X. and Silverstein M. 2000.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22: 43-65.
- 8 Cong Z. and Silverstein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5: 6-25.
- 9 Dean A., Kolody B., Wood P. & Ensel W.M. 1989. The Effects of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on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rson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7: 341-355.
- 10 Heller K., Thompson M.G., Vlachos-Weber I., Steffen A.M. and Trueba P.E. 1991. Support Interventions for Older Adults: Confidante Relationships,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nd Meaningful Role A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 139-146.
- 11 Krause N. 1995. Assessing Stress-Buffering Effects: A Cautionary Note. Psychology and Aging 10: 518-526.
- 12 Krause N. Social Support. In R. L. Binstock and L. K. George (Eds.). 2001.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5th ed.); 273-294.
- 13 Krause N. 1997. Received Support, Anticipated Support, Social Class and Mortality. Research on Aging 4: 387-422.
- 14 Krause N., Liang J. and Gu S. 1998. Financial Strain, Received Support, Anticipated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sychology and Aging 13: 58-68.
- 15 Lee Gary R. 1988. Ag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8: 448-450.
- 16 Liu X., Liang J. and Gu S. 1995. Flows of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among Older Person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8: 1175-1184.
- 17 Zeng Y. 1996.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China. In China Population Association &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Eds.), The Population Situation in China: The Insiders' View, 23-29.

(责任编辑:石玲 收稿时间:2010-09)